



廿载繁华梦 负曝闲谈

讓公子繁先入塾內講說甚有才
首同候其父少頃童子報曰翁歸來

〔清〕欧阳矩源 黄世仲 著

忘機處處可同遊 猶處一任漫

外使從吾叩其柴扉有一小童子敲門
與語更復泉於石渠少頃便回轂不

忘環眼方面長身背貞庭蹠二隻從口

姓大漢答曰某蹇氏丙子字白

何人到此游擊繁曰有故人百里季

君好留脈矣於牧豈之中妻以爲政矣自重才
然出山以耐生也公于黎將百里
求先生至秦方敢登

山野農夫從未見此盛會

望雨煩二位老叟相勸

注音釋義绣像人物表

方罷楚肉使
平安得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廿载繁华梦 负曝闲谈

〔清〕欧阳矩源 黄世仲 著



一九九五年·北京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廿载繁华梦·负曝闲谈/(清)欧阳钜源,黄世仲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9

ISBN7—5080—0806—5

I.廿… II.①欧…②黄…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清代②古典小说—中国—清代

IV.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78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唐山市印刷厂 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308 千字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0 册

ISBN7—5080—0806—5/I·480

定价:16.5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清末两部著名谴责小说《廿载繁华梦》、《负曝闲谈》的合集。

《廿载繁华梦》以广东海关库书周庸祐从发迹到败逃的二十年为题材，是一部描写真人真事之作。围绕对主人公二十载繁华终成一梦的叙写，作品展开了对清王朝末期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描绘，从而尖锐地批判现实，把以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寻花问柳、携妓纳妾为其全部生活内容的整个官场的龌龊腐朽和盘托至读者面前，使人看到清王朝的不可救药。

在艺术描写上，小说不像一般谴责小说那样掇拾官场话柄以联缀成篇，而是抓住周庸祐廿载繁华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历叙其如何发迹，如何骄奢淫佚，如何谋取高官，如何被参抄家、流落异国，从而使作品成为传记式的长篇小说，在晚清小说众多的人物画廊中平添了一个恶棍形象。

《负曝闲谈》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之一，以描摹光怪陆离的社会诸相而见长。小说所展现的是一个腐败霉烂的社会肌体，一群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其中有儒林酸腐，也有赃官污吏、纨绔子弟，绘情摹状，笑话百出，引人发噱，从中足可窥见晚清官场中蝇营狗苟行径之一斑。小说还以相当篇幅描绘了招摇撞骗的假维新人物丑史。

《负曝闲谈》文笔劲练、爽健。工于描写，笔墨极超脱，极灵活，生趣盎然，情韵不匮，十分引人入胜。

DQ26/04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100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取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年9月

主要人物表

- 周庸祐 号栋臣。少年无赖，混迹官场后虽任库书，驻英参赞，官至候补道员，四品京堂候补，成为广东官豪，后被抄家，逃亡泰国。
- 邓 娘 周庸祐之妻。早亡。
- 马秀兰 周庸祐之续妻。
- 伍姨太 原为河南伍大户的一个婢女，周庸祐买来做偏房，为二姨太。
- 香 屏 原为粤海关监督晋祥之侍妾。晋死后，被周庸祐纳为妾，三姨太。
- 王锦霞 原为大理正卿徐兆祥婢女，被周庸祐纳为妾，四姨太。
- 桂 妹 原为妓女，被周庸祐纳为五姨太。后削发为尼，法号光明。
- 王春桂 原为戏班旦角，被周庸祐娶为妾，六姨太。
- 凤 蝉 原为妓女，被周庸祐纳为七姨太。
- 银 仔 原为妓女，被周庸祐纳为八姨太。
- 金小霞 周庸祐之九姨太。
- 雁 翱 原为赛凤楼妓女，被周庸祐纳为十姨太。
- 容 妹 周庸祐之妾。
- 周应扬 周庸祐之长子，伍姨太所生。
- 周应昌 周庸祐次子，马氏秀兰所生。
- 周淑姬 周庸祐之长女，马氏秀兰所生。
- 周淑英 周庸祐之次女，马氏秀兰所生。
- 马子良 号竹宾，马秀兰之兄，周庸祐之郎舅。

蔡文扬	周淑姬之夫，周庸祐之大女婿。
许崇兰	号少芝，周淑英之夫，周庸祐之女婿。
周有成	周庸祐的族兄。
周勉墀	周庸祐之侄。
傅 成	周庸祐之舅父。曾任库书，后由周庸祐继任。
周乃慈	字少雨；周庸祐的同宗、得力助手，帮周庸祐管理库书之事。
周景芳	周乃慈之子。
骆子棠	字念伯，周（庸祐）府之管家。
黄润生	周（庸祐）府之管家。
冯少伍	周（庸祐）府之管家。
瑞 香	周（庸祐）府丫环，后到赛凤楼为妓（名细柳），再后被徐雨琴纳为妾。
李阿玉	人称玉哥，周庸祐的体己家童。
梁早田	周庸祐的好友。富家，船主。
余庆云	号子谷。书差。周庸祐的同事。
潘子庆	周庸祐的同事。
陈庆韶	周庸祐同乡。举人，员外郎。
徐有琴	周庸祐的朋友，富豪。
潘学士	周庸祐的同乡。
李庆年	周庸祐的拜把兄弟。
徐雨琴	周庸祐的朋友。
金敦元	两广监督。
晋 祥	曾任粤海关监督。
联 元	粤海关监督。
徐兆祥	大理正卿，三品大员。
李宗岱	字山农，山东布政使。
徐赓扬	南海知县。

序 一

沧桑大陆，依稀留劫外之棋；混沌众生，彷彿入邯郸之道。香迷蝴蝶，痴梦难醒；悟到木犀，灵魂已散。看几许英雄儿女，滚滚风尘；都付与衰草夕阳，茫茫今古。此金圣叹所谓“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乐梦事，众生梦魂”者也。然沉醉仙乡，陈希夷千年睡足；迷离枯冢，丁令威今日归来。人间为短命之花，桃开千岁；天上是长生之树，昙现刹那。从未有衣冠王谢，转瞬都非；宫阙邮亭，当场即幻。就令平波往复，天道自有循环；无如世路崎岖，人心日形叵测。虽水莲泡影，达观久付虚空；然飞絮沾濡，诚者能无感喟？此《廿载繁华梦》之所由作也。黄君小配，挟子胥吹箫之技，具太冲作赋之才。每拔剑以唾壶，因人抱忿；或废书面陨涕，为古担忧。自昔墨客词人，慷慨每微于歌咏；忧时志士，感愤即寄于文章。况往事未陈，情焉能已？伊人宛在，末如之何。对三秋萧瑟之悲，纪廿载繁华之梦。盖以宋艳班香，赏雅而弗能赏俗；南华东野，信耳而未必信心。于是拾一代之蜗闻，作千秋之龟鉴。或写庸夫俗子，弹指而佩玉带金鱼；或叙约素横波，转眼而作囚奴灶婢。长乐院之珠帘画栋，回首何堪？未央宫之绿鬓朱颜，伤心莫问。乌衣旧巷，燕去堂空；白鹭荒洲，鱼潜水静。今日重经故垒，能不感慨系之乎？更有根骈兰艾，薰莸之气味虽殊；谊属葭莩，瓜蔓之灾殃亦到。休计冤衔于圉马，已连祸及乎池鱼。可怜宦海风潮，鲸鲵未息；试看官场攫噬，鹰虎弗如。嗟乎嗟乎！廿年幻梦，如此收场；万里故乡，罔知所适。若论祸福，塞翁之马难知；语到死生，庄子之龟未卜。叹浮生其若梦，为欢几何？抚结局以如斯，前尘已矣。二十载繁华往事，付与茶余酒后之谈；数千言锦绣文章，都是水月镜花之影。丁未重阳后十日华亭过客学吕谨序。

序 二

吾粤溯殷富者，道咸间，曰卢，曰潘，曰叶。其豪奢煊赫勿具论，但论潘氏有《海山仙馆丛书》，及所摹刻古帖，识者宝之。叶氏《风满楼帖》，亦为士林所珍重。卢氏于搜罗文献，寂无所闻，顾尝刻《鉴史提纲》，便于初学。文锦亲为作序，则卢氏殆亦知尊儒重学者。虽皆不免于猎名乎，其文采风流，亦足尚矣。越近时有所谓南海周氏者，以海关库书起其家。初寓粤城东横街，门户乍恢宏，意气骄侈。而周实不通翰墨，通人亦不乐与之相接近。彼所居固去万寿宫弗远也，周以此意示某，嘱为撰门联。某乃愚弄之，其词曰：“宫阙近螭头。”是以周之室比诸王宫也。且句法实不可解，而周遽烂然雕刻，悬诸门首。越数日，某友晓之曰：“此联岂惟欠通，且欲控君僭拟宫阙，而勒索多金也。”周乃悚然惧，命家人立研之以为薪，然人多寓目矣。以周比潘、卢、叶，则潘、卢、叶近文，而周鄙野也。东横街家屋被烬后，迁寓西关宝华正中约。该屋本郭氏物，而顺德黎氏折数屋以成一大屋。黎以宦闽也，售诸周氏，周又稍扩充之。虽阔八间过，然平板无曲折，入其门，一览可尽。且深不逾十二丈，以视潘、卢、叶，又何如也？河南安海，所谓伍榜三大屋者，即卢氏故址。近年来虽拆为通衢，顾改建二三间过之屋，弥望皆是，则其地之恢广殆可知。潘氏除宅子不计，海山仙馆宽逾数亩，老圃犹能道及。叶氏宅与祠连，有叶家祠之称。第十甫而外，自十六甫以至璇源桥下，皆叶氏故址也。是以房屋一端而论，又潘、卢、叶广而周隘矣。呜呼！周之繁华，岂吾粤之巨擘哉？但以官论，则周差胜。盖潘得简运司，以为殊荣；而卢、叶则不过部郎而已，未若周之由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也。虽然，其为南柯一梦，则彼此皆同。潘以欠饷被查抄，卢、叶亦日就零落，甚至弃其木主于社坛，放而不祀。迄今故老道其遗事，有不欷歔感喟，叹人生若梦，为欢几何者乎？彼周氏者，旋放钦差大臣，旋被参籍没。引富人覆没之历史，又有不以潘、卢、叶为比例者乎？顾潘、卢所享，约计各有五十年，潘、卢则及身而败，与周相同；叶则及其子孙，繁华乃消歇，与周小异。而计享用之久暂，则周甚暂，而潘、卢、叶差久，盖彰然明矣。此所以适成其为二十载繁华梦，而作书者于以有词也。曩有伍氏者，亦以富

廿載繁華夢

称，然持以与周较，则文采宫室，皆视周为胜，享用亦稍久。至今衰零者虽过半，而园囿尚有存者。惟伍氏官爵不逾布政司衔，逊于周之京卿。顾今尚可以此傲庸人也，则胜于周之参革矣。嗟夫！地球一梦境耳，人类傀儡耳，何有于中国？何有于中国广东之潘、卢、伍、叶及周氏？然梦中说梦，亦人所乐闻，其有于酒后，或作英雄梦，或作儿女梦，或作人间必无是事之梦，而梦境才醒之际，执此卷向昏灯读之，当有悲喜交集，而歌哭无端者。光緒丁未中秋节曼殊庵主叙。

诗曰：

世途多幻境，因果话前缘。別梦三千里，繁華二十年。人间原地
狱，沧海又桑田。最怜罗绮地，回首已荒烟！

篇目目录

廿载繁华梦	(1)
负曝闲谈	(199)

目 录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1)
第二回	领年庚演说书吏 论妆奁义諫豪商	(7)
第三回	返京城榷使殒中途 闹闺房邓娘归地府	(12)
第四回	续琴弦马氏嫁豪商 谋差使联元宴书吏	(17)
第五回	三水馆权作会阳台 十二绅同结谈瀛社	(22)
第六回	贺姜酌周府庆宜男 建斋坛马娘哭主妇	(26)
第七回	偷龙转凤巧计难成 打鸭惊鸳姻缘错配	(32)
第八回	活填房李庆年迎妾 挡子班王春桂从良	(37)
第九回	闹别宅马娘丧气 破红尘桂妹修斋	(43)
第十回	闹谷埠李宗孔争钗 走香江周栋臣惧祸	(48)
第十一回	筑剧台大兴土木 交豪门共结金兰	(53)
第十二回	狡和尚看相论银精 治丫鬟调情闹花径	(58)
第十三回	余庆云被控押监房 周少西受委权书吏	(62)
第十四回	赖债项府堂辞舅父 馈娇姿京邸拜王爷	(67)
第十五回	拜恩命伦敦任参赞 礼经筵马氏庆宜男	(72)
第十六回	断姻情智却富豪家 庆除夕火烧参赞府	(78)
第十七回	论宝镜周家赏佣妇 赠绣衣马氏结尼姑	(83)
第十八回	潜长男惊梦惑尼姑 迁香江卜居邻戏院	(87)
第十九回	对绣衣桂尼哭佛殿 窃金珠田姐逮公堂	(91)
第二十回	定窃案控仆入监牢 著祖祠分金修屋舍	(97)
第二十五回	游星洲马氏漏私情 悲往事伍娘归地府	(101)
第二十二回	办煤矿马氏丧资 宴娼楼周绅祝寿	(106)
第二十三回	天师局李庆年弄计 赛金楼余老五争娼	(110)
第二十四回	勤报效书吏进京卿 庆恩闹幼男领乡荐	(114)
第二十五回	酌花筵娼院遇丫鬟 营部屋周家嫁长女	(119)
第二十六回	周淑姬出阁嫁豪门 德榷使吞金殉宦海	(124)

廿载繁华梦

第二十七回	繁华世界极侈穷奢	冷暖人情因财失义	(129)
第二十八回	诬奸情狡妾裸衣	赈津饥周绅助款	(133)
第二十九回	争家权长子误婚期	重洋文京卿寻侍妾	(138)
第三十回	苦谋差京卿拜阉宦	死忘情债主籍良朋	(142)
第三十一回	黄家儿纳粟捐虚衔	周次女出闺成大礼	(147)
第三十二回	挟前仇余子谷索资	使西欧周栋臣奉诏	(151)
第三十三回	谋参赞汪太史谒钦差	寻短见周乃慈怜侍妾	(155)
第三十四回	留遗物惨终归地府	送年庚许字配豪门	(160)
第三十五回	赴京城中途惊噩耗	查库项大府劾钦差	(165)
第三十六回	潘云卿逾垣逃险地	李香桃奉主人监牢	(169)
第三十七回	奉督谕抄检周京堂	匿资财避居香港界	(175)
第三十八回	闻示令商界苦诛求	请查封港官驳照会	(179)
第三十九回	情冷暖侍妾别周家	苦羁留马娘怜弱女	(184)
第四十回	走迢罗重寻安乐窝	惨风潮惊散繁华梦	(189)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喂！近来的世界，可不是富贵的世界吗？你来看那富贵的人家，住不尽的高堂大厦，爱不尽的美妾娇妻，享不尽的膏粱文绣^①，快乐的笙歌达旦，趋附的车马盈门。自世俗眼儿里看来，倒是一宗快事。只俗语说得好，道是：“富无三代享。”这个是怎么原故呢？自古道：“世族之家，鲜克由礼。”那纨绔子弟，骄奢淫佚^②，享得几时？甚的欺瞒盗骗，暴发家财，尽有个悖出^③的时候。不转眼间，华屋山邱，势败运衰，便如山倒，回头一梦。百年来闻的见的，却是不少了。

而今单说一位姓周的唤做庸祐，别号栋臣。这个人说来，倒是广东一段佳话。若问这个人生在何时何代？说书的人倒忘却了。犹记得这人本贯是浙江人氏，生平不甚念书，问起爱国安民的事业，他却分毫不懂。惟是弄功名、取富贵，他还是有些手段。常说道：“富贵利达，是人生紧要的去处，怎可不竭力经营？”以故他数十年来，都从这里造工夫的。他当祖父在时，本有些家当，到广东贸易多年，就寄籍南海那一县。奈自从父母没后，正是一朝权在手，财产由他挥霍，因此上不多时，就把家财弄得八九了。还亏他父兄在时，交游的还自不少，多半又是富贵中人，都有些照应。就中一人唤做傅成，排行第二，与那姓周的，本有个甥舅的情分，向在广东关部衙门里，当一个职分，唤做库书^④。论起这个库书的名色，本来不甚光荣，惟是得任这个席位，年中进项，却很过得去。因海关从前是一个著名的优缺，年中措办金叶进京，不下数万两，所以库书就凭这一件事经手，串抬金价，随手开销。或暗移公款，发放收利。其余种种瞒漏，哪有不自饱私囊的道理？故傅成就从这里起家，年积一年，差不多已有数十万的家当。那一日，猛听得姐丈没了，单留下外甥周庸祐，赌荡花销，终没有个了期。看着他

① 膏粱文绣——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

② 淫佚(yì，音逸)——荒淫无度。

③ 悖(bèi，音倍)出——把钱胡乱花掉。

④ 库书——旧时官府仓库中掌管造册登记等事的吏员。

的父亲面上，倒是周旋他一二，才不愧一场姻戚的情分。况且库书里横竖要用人的，倒不如栽培自己亲朋较好。想罢，便修书一封，着周庸祐到省来，可寻一个席位。

这时，周庸祐接了舅父的一封书，暗忖在家里料然没甚么好处，今有舅父这一条路，好歹借一帆风，再见个花天锦地的世界，也未可定。便拿定了主意，把家产变些银子傍身，草草打叠些细软，往日欠过亲友长短的，都不敢声张，只暗地里起程。一路上登山涉水，望省城进发。还喜他的村乡唤做大坑，离城不远。不消一日，早到了羊城^①。但见负山含海，比屋连云，果然好一座城池，熙来攘往，商场辐辏，端的名不虚传！周庸祐便离舟登岸，雇了一名挑夫，肩着行李，由新基码头转过南关，直望傅成的府上来。到时，只见一间大宅子，横过三面，头门外大书“傅寓”两个字。周庸祐便向守门的通个姓名，称是大坑村来的周某，敢烦通传去。那守门的听罢，把周庸祐上下估量一番，料他携行李到来，不是东主的亲朋，定是戚友。便上前答应着，一面着挑夫卸下行李，然后通传到里边。

当下傅成闻报，知道是外甥到了，忙即先到厅上坐定，随令守门的引他进来。周庸祐便随着先进头门，过了一度屏风，由台阶直登正厅上，早见着傅成，连忙打躬请一个安，立在一旁。傅成便让他坐下，寒暄过几句，又把他的家事与乡关风景，问了一会，周庸祐都糊混答过了。傅成随带他进后堂里，和他的妗娘^②及中表兄弟姐妹一一相见已毕，然后安置他到书房里面。看他行李不甚齐备，又代他添置多少衣物。一连两天，都是张筵把盏，姻谊相逢，好不热闹。

过了数天，傅成便带他到关部衙里，把自己经手的事件，一一交托过他，当他是个管家一样。自己却在外面照应，就把一个席丰履厚^③的库书，竟像他一人做起来了。只是关部的库书里，所有办事的人员，都见周庸祐是居停^④的亲眷，哪个不来巴结巴结？这时只识得一个周庸祐，哪里还知得有个傅成？那周庸祐偏又有一种手段，却善于笼络，因此库书里的人员，同心协谋，年中进项，反较傅成当事时加多一倍。

① 羊城——广州的别称。

② 媳(jìn，音尽)娘——舅母。

③ 席丰履厚——生活舒适，家庭阔绰豪华。

④ 居停——寄居之处的主人。



光阴似箭，不觉数年。自古道：“盛极必衰。”库书不过一个书吏，若不是靠着侵吞渔蚀^①，试问年中如许进项，从哪里得来？不提防来了一位姓张的总督，本是顺天直隶的人氏，由翰林院出身，为人却工于心计，筹款的手段，好生了得。早听得关部里百般舞弊，叵耐从前金价很平，关部入息甚丰，是以得任广东关部的，都是皇亲国戚，势力大得很，若要查究，毕竟无从下手。不如舍重就轻，因此立心要把一个库书查办起来。当下傅成听得这个风声，一惊非小！自念从前的蓄积，半供挥霍去了，所余的都置了产业，急切间变动却也不易。又见查办拿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计不如走为上着。便把名下的产业，都糊混写过别人，换了名字，好歹规避一时。间或欠人款项的，就拨些产业作抵，好清首尾。果然一二天之内，已打点得停停当当。其余家事，自然寻个平日的心腹交托去了。正待行时，猛然想起：关部里一个库书，自委任周庸祐以来，每年的进项，不下二十万金，这一个邓氏铜山^②，倒要打点打点。虽有外甥在里面照应将来，但防人心不如其面。况且自己去后，一双眼儿看不到那里，这般天大的财路，好容易靠得住，这样是断不能托他的了。只左思右想，总没一个计儿想出来。

那日挨到夜分^③，便着人邀周庸祐到府里商酌。周庸祐听得傅成相请，料然为着张总督要查办库书的事情了，肚子里暗忖道：此时傅成断留不得广东，难道带得一个库书回去不成？他若去时，乘这个机会，或有些好处。若是不然，哪里看得甥舅的情面？倒要想条计儿，弄到自己的手上才是。想罢，便穿过衣履，离了关部衙门，直望傅成的宅子去。

这时，傅成的家眷，早已迁避他处，只留十数使唤的人在内。周庸祐是常常来往的，已不用通传，直进府门到密室那里，见着傅成，先自请了一个安，然后坐下。随说道：“愚甥正在关部库书里，听得舅父相招，不知有什么事情指示？”傅成见问，不觉叹一口气道：“甥儿，难道舅父今儿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么？”周庸祐道：“是了，想就是为着张大人要查办的事。只还有愚甥在这里，料然不妨。”傅成道：“正为这一件事，某断留不得在这里。只各事都发付停妥，单为这一个库书，是愚舅父身家性命所关系，虽有贤甥关照数目，只怕张大人怒责下来，怕只怕有些变动，究竟怎生发付才好？”周庸祐听罢，料傅成有把这个库书

① 渔蚀——侵夺财物。

② 铜山——金钱；钱库。

③ 夜分——夜半。